

新书推介



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

余华说,《失忆》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

瑞典小说《失忆》:
给社会
做一次 X 光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2012年10月,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来上海参加他的新书“失忆的年代”首卷《失忆》(上海世纪文睿2012年10月出版)的新书发布会。著名作家余华、著名学者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等出席。余华说,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

《失忆》:瑞典文学史上
一部重要作品

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生于1930年,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他17次出任诺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让人对他的作品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其实,多年前瑞典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就向翻译家万之推荐过埃斯普马克的这部长篇系列著作《失忆的年代》,这是瑞典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作品,他认为值得翻译。10月,上海世纪文睿出版公司推出万之的译本,受到读者关注。

译者万之先生旅居瑞典多年,长期关注北欧文学。他介绍,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高尔·维道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苏联当权者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道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失忆》是它的首卷,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艾力克·克尔维尔在某个政府机构主持一项调查工作,该调查是对当代日益普遍的失忆症的一项研究。同时,他怀揣私念——既想摆脱“失忆”造成的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搞清楚“我”是谁;又想要寻找一个记不得音容样貌、却只留有深刻思念的她——L。但是,问题在于,没有记忆,没有围绕我们做的那些事情的巨大的语境,单独个别的事物就无法固定下来。每种解释变得随心所欲,所有路径都游移不定。对艾力克·克尔维尔来说,每次他试图抓住什么的时候,反而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无法聚焦的模糊。正是他要重新找到他所爱之人的尝试,反而使得找到她更不可能了。

给社会做一次 X 光

在这部作品中,埃斯普马克以知识分子的思考,以意识流的笔调,以失忆状态中人物的思维碎片,给我们拼接了一张人的内心

的画图,其中有热情渴望,有焦虑不安,也有茫然失措,是现代人生的一种体现和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喜剧。其对人性的刻画,对社会的剖析,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到了《变形记》和《局外人》的意味。恰如译者万之表述的那样:《失忆》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审理过程”或“调查过程”其实就和卡夫卡《审判》书名一样的词(原文是 processen);而《失忆》主角的那种心理状态,那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荒谬,和《局外人》的主角有异曲同工之妙。

失忆,或许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或早或晚都会遭遇的一种生理现象;也或许是有意回避或故意遗忘的一种精神隐疾。在《失忆的时代》里,埃斯普马克运用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在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卡一度曾经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 X 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正如作家余华在阅读《失忆》的过程中所感觉的:“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锁门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个名字或者某一件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

自传体叙述耐人寻味

作者坦诚说,这部小说其实还有自传性,所以叙述者其实有深厚的学养,是一个院士的叙说口吻,有一个学院派作者的语言风格。余华则说,“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来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某些沉睡中的记忆,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而《失忆》的自传体性质,更是令读者充满好奇与耐人寻味的地方。

读书札记



《新红颜集》封面

新红颜及其浓郁的抒情性

文\本刊特约撰稿 高杰
——读《新红颜集》

《新红颜诗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这是一本由李少君、张德明两位“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者,联合张维一同选编的一本“新红颜”诗歌合集。目录上那一个满是诗情画意,彰显着浓烈的性别色彩的名字透漏了它的秘密——40位当下中国年轻知识女性,或称“白领新红颜”,在个人博客时代的自由书写的合集。这是一本并不难懂的诗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份认同上我们与“新红颜”们更接近;另一方面则是缘于“新红颜”诗歌的内容,整本诗集可以看成是完全我行我素、自由写作而成的文本,但它并不是小家碧玉似的无病呻吟,虽是业余写作,却比浅斟低唱更胜一筹。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日益开阔的眼界使得“新红颜”诗歌在内容上更具包容性,境界上更加高远、豁达。

当代文艺批评家刘复生认为,“新红颜”诗的极具个人性的经验当中“又带有集体性的或时代性的鲜明印记,折射着命运转折时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诗歌对“新红颜”们来说虽不是物质生活的保障,却是精神生活的必须。写诗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减轻的过程,自洁的过程。同时,又是个体对这个世界的不妥协,对黑暗的不妥协”。所以,无论是在诗歌中“痛哭亦或快乐”、“探索或自洁”,还是追求诗歌的气质、沉醉于语言的秘密,“新红颜”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了一种对诗歌的探索。可能在诗艺的精湛程度上还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但“新红颜”诗歌内容的包容性是值得称赞的。有充满着浓郁的个人色彩的抒情,但更多却是对现代女性的生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时间与反思,许多人跨出了带有拒绝性的“自己的房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更加普遍性的写作状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诗歌普遍呈现“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恰是这些“新红颜”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诗歌抒情的本质。这种浓郁的抒情性也正是“新红颜”诗歌为一些诗歌大家所不屑的一个由头。但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最初形式之一,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与人的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相联系的,诗的高雅在于诗意与现实的恰当高度而不是断裂。

“新红颜”们由于大多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学习,她们对诗歌的理解与追求更多的基于传统和个人的理解,而较少受到所谓“时代潮流”的影响和理论的牵绊,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自觉的创作让我们在常规文学理论之外看到了民间诗歌发展的可能,不能断定这就不是诗歌本身的一种抗争和突破。因此,尽管这本《新红颜集》所选取的诗歌可能在内容及诗艺等诸多方面还未能堪称精湛,但是却是中国新诗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集子。

正如选集序言中所说,“‘新红颜’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寻求新转折的进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与既往观念性的诗歌亡灵的纠缠,开始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了”(刘复生《“新红颜写”的诗学意义》)。不容否认,这种“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的感性”,正是“新红颜”们进军当代中国诗坛的有力武器,虽不刻意追求性别政治的正确,却也着实无法掩盖女性经验的显现。

说到女性经验,笔者注意到,在对“新红颜”写作群体具体界定的时候,包括李少君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及批评家更喜欢用另一个名词来替代,即“白领新红颜”,意指在写诗者当中,很多是企业高管、政府公务员、教师、记者、律师等等,从《新红颜集》所选诗人的构成看也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既然我们承认这是一次“草根写作与女性写作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那么,我们的视野是不是也应该放宽一些,而不是在发现、命名之余再建造一座围墙。在今天这样一个诗歌早已成为“生活之余”的年代,我们无力苛求自己抑或其他任何热爱诗歌的人成为寂寞诗坛的忠实祭祀,只要在业余的书写中看到那一点点零星的、散发着微弱但倔强的诗性光芒的词句,足矣。